

T ~~9299~~ 9299-7828

112

6

27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九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敵科

秦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
 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
 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
 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君大克
 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恐秦民之死者厚葬傷
 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曹源

曹源

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早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累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旣以興師矣乃使五較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較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衆

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于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旣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于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

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

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出兵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齮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

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于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歿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歿，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陳豨、王黃等反。

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註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非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

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曷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購黃臣等。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渝。匈奴注三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

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竒兵圍高帝。白登城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吳漢討公孫述。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得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五
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令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諸將皆曰。諾。

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兵。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非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

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張繡之追曹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勝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軍擊勝兵，而公曰必勝。悉如公言，何也？詡言：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

劉裕在洛陽，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垂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杖，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非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

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覩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

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爾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擡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說語。至夜半。賜浩御縹膠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臯濟河南。侵彭沛。不時過。則引兵隨之。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太史令張淵徐辯言於魏主曰。今茲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非伐必敗。魏主詔浩與淵辯論難于前。浩詰淵辯曰。

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
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
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
猶然其占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
也願陛下勿疑魏主大悅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國方
伺國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疆
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
南寇况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
亦不能守也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
以良將精兵數萬尚不能守况義隆今日君臣非裕

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疆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
鬪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
制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
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
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
也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
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魏主
發平城至漢南舍輜重帥輕騎擊柔然至粟水柔然
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魏主循粟水西行分
軍搜討俘斬甚衆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

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
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爲深入有伏兵。果如浩言
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
旣而得降人言。可汗聞魏兵至。將數百人入南山。民
畜窘聚方六十里。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唯此得
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
主深悔之。後漢時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
朝廷繼遣諸將討之。以郭威爲四面軍前招慰安撫。
使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
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

以恩破恩
亦一奇也

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
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由是將卒咸歸
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常在麾下。受其恩施。謂
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待之。旣而士卒新受賜於
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
貞視之失色。諸將急欲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
鬪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
且彼憑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
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
食轉輸。溫飽有餘。候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

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長歿。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乃發諸州民夫。使白文珂等帥之。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宋理宗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

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

秦將雷惡地率衆降姚萇萇拜爲鎮軍府軍魏禡飛
自稱衝天王率氏胡攻後秦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
叛應之攻姚當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
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禡飛萇曰登非可
猝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
引禡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
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
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三千禡飛惡地衆至
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
色羣臣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

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非無復餘也禡飛等
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
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禡飛兵擾亂萇遣
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禡飛衆大潰斬禡飛及
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
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遇姚公智力摧屈是
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非諸豪皆
敬憚之萇命其將當成於營處一柵孔中輒樹一木
以旌戰功歲餘問之成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
少來鬪戰無如此快以一千六百人破三萬衆

唐德宗以河中為憂李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
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
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梟矣

元帝時杜弼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
為憂王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
亂之毒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
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
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
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伯越鴟視於五嶺蠻蜀狼
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

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日之儲三軍有絕乏
之色賦歛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
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鑿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
未在此夕也昔齊旅未期而申侯憇其老况暴甲三
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
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
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闕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
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
偏將軍師屢失送歿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
繼遣偏裨思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

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旣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殺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鑿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鑿謂王蕤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幾不足動千乘之重鑿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京軍不重其威狡

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禍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况虎兕之寇乎當五伯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驚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顯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係我而已欲使鑿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鑿未見其易也魏武旣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旂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

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險不以爲勞况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啟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旣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斤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旌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

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民強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耻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溫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愨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

失計

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岳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狗難哀恨自咎五精摧殞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推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

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
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
邦之陪隸耻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
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諸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
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陣血豈橫流慷慨之節實
厲羣后况今居台鼎據方岳外名邦受國恩者哉不
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
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
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
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阨忌尅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

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強胡外
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
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
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畧以雪
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惟怯劣忝據一方賴忠
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
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
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
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
率郭後軍趙龔二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

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帥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夫忠爲令德爲仁由已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于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湏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田將在于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

吐肝露膽
金石可開

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竝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旣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士人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于此。荆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合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成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刑。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

八續類纂 卷七十九
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卯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儵子瞻由是儵激勵遂帥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鈺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於蔡洲儵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騎萬餘來攻不下

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策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舍垂立之功設進退之

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二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

故吏二千石臺郎御使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問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舍抱天子奔於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于嶠。郗鑒聞祖約蘇峻反欲率所領東赴詔以非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

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塲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
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
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脇幽主拔本塞源殘害忠
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
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
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
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
旣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
安有渝此盟明神極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
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

欲謀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
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
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
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鑿都督揚
州八部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
鑿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於茄子浦鑿築白石壘而
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鑿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
業田阿慶亭三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
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
以爲大業京口之捍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鑿退

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任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強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蘇逸等走英興鑒參軍李閔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 憲宗討淮西久未有功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爲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賊可立而待然所

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言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環賊諸州壤地連接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皆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

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郾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

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爲所敗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涪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侯一人更令修妮部伍乃

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
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
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
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
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
繼皆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
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
昇曰自太中皇帝昇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
日反者豈惟秀昇儿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
命善食而械之獻於行在斬之 宋仁宗以元昊勢

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
竦等具一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
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微俸成功非萬全計帝
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
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
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
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
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
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
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思

未能大剽黠虜。若鄜延以牽利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藩部散居。亦多設堡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吳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

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時韓琦知秦州。王公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公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

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不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各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其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即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寇，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高宗時扈從統制苗傅劉

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其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即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寇，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高宗時扈從統制苗傅劉

正彥劫帝傳位於魏國公粵請隆祐太后臨朝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浚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下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上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旨遽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

寓書於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於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張浚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轡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傅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轡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俊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讐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專濟

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未勝，非給傅曰：「不若遣之，使迂世忠而撫慰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迂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

「二兇真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轡往杭，因報書於止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俊欲危社稷。青黃州圍練，副使彬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願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迂之，谷以大計。願浩曰：「曩諫開邊幾歿，宦官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歿，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傳。

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遊擊顧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穀竝同簽書院事浚顧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尊位傳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帥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傳正彥鐵券傳等遂率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傳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呂頤浩

張浚軍次秀州顧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爲陣中流植鹿角以便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井關傳正彥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趨閩中顧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

記

修以屬吏，願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手握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於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韓世忠言，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蒲城之漁梁驛，與苗傅、劉正彥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反。

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於世忠。世忠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千人。

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屬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畧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郎前

執之亦中曦頰曦反撲貴於地好義急呼王煥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効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木虎高琪奉冊於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詔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

不次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以聞朝廷大喜曦
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
徙嶺南奪父挺官爵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

討賊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

經濟編

盜明

六曹類

兵曹

盜弭

召募之戒

無事亦不

順帝時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象林蠻區憐等
不克為所攻圍帝召公卿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
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
發之可也今三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
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
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

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

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其住交阯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又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卽拜龔舍爲泰山守宜卽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卽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交阯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
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賈琮
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
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
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
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
定百姓以安恭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
見清平吏不敢飯

晉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
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葬喪卿本佳人
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脚馬上聞侃
言歛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
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
長沙湘州悉平

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
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
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
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
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
來共輕貴遊儁木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

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亦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在屈可申彊暴自息矣魏主不聽

隋煬帝時所在盜起齊郡王簿孟讓北海郭方豫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澗格謙渤海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歲賊戰望風沮敗惟齊郡丞張須陁得士衆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簿大破之簿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兵須陁

帥步騎二萬擊之賊衆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須陁未暇集兵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陁督衆擊之賊走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須陁謂官屬曰賊恃其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歷城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陁擊賊於濰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稍承之揭以畧陳敗徒愕眙莫敢近須陁因引兵奮擊賊衆大潰須陁嘆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陁先登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張須陁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陁威振東夏以功遷通守須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筭

群盜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七百餘戰未嘗負敗至是大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據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旣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一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卽入擊

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爲清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于絢。願爲前驅。自效。絢引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

材畧不及
建德處

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以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散兵。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兵至十餘萬人。內史郎虞世基皆不以聞。由是盜賊徧海內。楊義臣破降河

國事如此
猛將如雲
何益之有

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嘆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
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
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閩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
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
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
變不爲奏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故使
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詰正其罪大理卿鄭
善果奏雲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

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
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賊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
身故不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
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
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高宗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閱赤縣獄得盜
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
與共食宿託以詰盜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天后時始安獠歐陽倩擁衆數萬攻陷州縣思得良
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制
以懷古爲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
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爲吏所侵逼故舉

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欵附嶺外悉定。

穆宗時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入，德旣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

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受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僮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爲選擇有威信者爲經略。

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穆宗不能用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

州之地蚊蚋蟻虫之聚感克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

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

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

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

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

貔虎之士畏懦蹙踏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

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

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

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

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

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

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

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

手翰還荅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

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

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

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

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

八編類纂

此召募非
后世召募
也

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
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
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
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
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

韓愈與鄂州
柳中丞書

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宣宗
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陛下兵
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
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

得人

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
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
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
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
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
潼歸館而王贄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
竟擊滅之

王仙芝攻蘄州王鐸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刺史裴
渥渥與仙芝約歛兵不戰許爲之奏官渥乃開城延

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元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遣中使以告身卽斬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譴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錄爲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恠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爲今窮覈則應坐者衆搜捕則徒爲煩擾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旣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旣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曷盜於市并滅其家於

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
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
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
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
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
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
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
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
術也

太宗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
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
張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
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
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
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
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有諛訴者詠灼
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
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
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
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

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岳飛奉命討楊太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

在此
一人

制任士安不受。王燮命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曰。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大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

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
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
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
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
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
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
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舟輪礙
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後張牛
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益壞大技窮赴水死飛
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

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杲八日
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筭也黃誠斬楊太首挾
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
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
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元成宗時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
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
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
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
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誘之天時宜且勿論

如軍旅不息工役游興厚歛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
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
以釋之。且脫繫累。暮卽行劫。旣不感恩。又不畏法。夫
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
之可也。天祥旣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有
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人代宗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
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
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師。河中節度

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百
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
貪卒暴爲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
安。

僕固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
謂監軍栢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
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遽
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衆歸。哭而入志烈。迎
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

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德宗謂
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
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運使欲
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
下也臣請以軍騎入之且令河東全軍屯安邑馬
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執
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
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
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號饑
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令當

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
馬燧疾驅而前將伍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
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
泌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
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矣由是反反
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諸之曰
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
帥皆不能入故留汝餘生汝爲我齎版幣祭前使慎
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
上籍陝將預干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

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狗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

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捉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

李晟初至鳳翔涇原節度使田希鑒遣使叅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

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誠待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卽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旣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使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囂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頓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泣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延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劉鄩旣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均王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其

夕復自水門入大謀縱火剽掠攻建國門均王登樓拒戰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杜晏球以五百騎屯球場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走均王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誰爲亂首晏球曰亂者惟李霸一軍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旣而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

宋仁宗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據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

聞變不懼

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歐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出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于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理宗時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

所至劫掠蜀人苦之余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
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
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之曰儒者乃有此人
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
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
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
以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

元世祖時西北諸王聞乃顏反多從之者帝以爲憂
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
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

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
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
外應今乃顏旣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
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
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
法以戰旣而乃顏之黨金家奴塔不反擁衆號十萬
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
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床
坐鐵哥進酒塔不反不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
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

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
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
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
追執之

晉明帝時郗鑒鎮合肥王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
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
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
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
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
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

次而和故
外來事

奸折

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
鑒曰丈夫旣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覲
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
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
黨與譖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
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旣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
遂與帝謀滅敦

唐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論議
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閣門不開朝恩忽從
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

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志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

宋張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九成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爲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于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止。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

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高宗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

武帝年長老。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燕王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卽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怨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大臣請遣宗正與大中大夫公戶滿。

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
王宗正曰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
實武帝子狀待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
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
過卽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
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
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
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
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
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
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
所敢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因滅爲
天下笑於是燕王曰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
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且復與左將軍上官桀
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
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且
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且自
殺國除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一

經濟編

六曹

兵曹

諫止
征伐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
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
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
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
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

八編類纂 卷之二
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輜而踰，領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

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會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鼃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疆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繇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

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

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曹 五
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

其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漢淮

南王安諫
伐閩越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
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
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
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
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
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
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
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
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人臣愚以為
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
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墻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
者詳議乃可

魏相諫擊匈奴書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
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

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
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
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故
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
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
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
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
征不還齊桓揀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
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
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
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
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
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
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
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
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
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大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投迺探平城

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

貪也。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賈捐之罷珠厓對

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魯恭上疏曰：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

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食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而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况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夷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汗辱善

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
修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
和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
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誠信中實
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
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
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
大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
之難不絕如縋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
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彌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

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
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
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
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
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中察人
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
而已哉惟陛下少垂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晉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蔡謨
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
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于巴漢忍辱于

平城也。若爭強于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于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于美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申于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上。所據同于魏世，勒死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

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辟若射者，百發而不一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

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勢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

佃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穫于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方之于今。四方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峭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旣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旣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沂流。首尾。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障而擊之將如之何
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
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
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
同之故亮不果移鎮

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蔡謨
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
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
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
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單力竭

要知兩焦
人非處

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

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
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
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
地之德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
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
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
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
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
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堅親至猛第視疾

聽其言得
並而聽矣

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
和臣沒之役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羗我之仇敵終
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

唐太宗時相里玄奘至平壤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
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
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奘曰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
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
玄奘還言其狀太宗曰蓋蘇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
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
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讐服威望大

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
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問
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
今爲患太宗曰然此誠徵之失又欲自征高麗褚遂
良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
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
猛將將四五萬衆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以
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太宗不聽
房玄齡疾篤上表諫曰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
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

疆夷地
是以身內
而擲之身
外也

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
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
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

武太后欲發梁鳳巴蜚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
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諫 雅州邊羌自國初
已來未嘗爲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必蜂起爲盜西山
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臣愚以爲西蜀
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
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

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
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
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
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爲糜費無益聖
德况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
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
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
且蜀人尪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
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爲戎矣願陛
下熟計之旣而役不果興

謂正
征伐
可以為法
泗波斗折

時蜀州每歲遣兵戍姚州路險而遠死亡者多蜀州
刺史張東之上言姚州荒外自以為州未嘗得其鹽
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
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請并廬南諸鎮一切廢
省置關盧比非奉使者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
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
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
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
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

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
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入門。
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邈於魏。
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戰之中。驚河山之間。
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
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
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
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
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

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

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

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若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起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

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

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鑼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廩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

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切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

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啻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

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用。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

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

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怨不童。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亂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識乎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迎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爲齊兵困於穀。函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虛。戾夫

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敵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

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項襄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鴛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

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亭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

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
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
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一
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
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
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也此
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
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
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

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
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
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隣國敵也詩
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覓兔遇犬獲之今王中
道而韓信魏之善王也此吳王信越也臣聞敵不可
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
王旣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
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無百國殘社稷壞
宗廟隳剝腹折顙首分身離暴國草澤頭顱僵仆相
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

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杜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鍾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故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

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間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秦之右壤可拱手而取

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
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楚此四國者不待
痛而服矣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
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
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
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
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
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

問反

後

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䟽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

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執盡登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不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否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

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耜鉞推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爲大王不取焉。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匍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

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亦充軍國之用矣。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曰：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秦攻韓圍涇，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涇，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

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

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討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夫相與鬪矣六國猶連雞羣士如鬪狗所以虎狼秦張頤哆其口。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潛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

豪臣也

姓擇鄒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于門外而埋之釁之以假若盟狀鄒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鄒

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

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思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被楚必失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計其出入陳平旣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嘗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旣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

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於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

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以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趙王喜召平

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
 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
 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
 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
 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
 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
 小弱願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
 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
 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眾攻戰踰
 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

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
 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
 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人利也乃使趙
 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
 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
 令諸吏皆答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
 涕而免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
 與人不義一也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
 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
 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

八編頁... 兵共... 七

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

秦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蘇秦乃東之趙趙肅侯令

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

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

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

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

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

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

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

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

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

日而距國都矣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

陽君已歿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

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

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

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

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

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

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

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

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黑白，所以異陰陽而已矣。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疆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太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

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

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
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又說

魏襄王曰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疆秦之執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因東說齊宣王曰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亾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

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乃西南說楚威王曰：「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出黔中，則鄢郢動矣。」張儀說魏王曰：「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太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多而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

秦亦費力

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向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秦下甲

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
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
王之有也因遂之韓說韓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
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
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
矣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
能疆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
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
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
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秦趙戰於河漳之上

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
只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
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疆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
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
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
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
雖欲事秦不可得也張儀去西說趙王曰今楚與秦
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
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
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

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
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
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
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而相見
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北之燕說燕
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
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
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
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
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

殺得在也

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
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
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
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
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
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
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
妄動是西有疆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
王熟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
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獻恒山之尾五城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
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
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
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
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
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
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
約五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
無名禁珉也使臣守約若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

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擯之今韓魏與
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
秦非復合也必有觭重者矣復合與觭重者皆非趙
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
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
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
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
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交
兩王王賁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

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趙三強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是秦之一舉。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燦矣。國燥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

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案為義，存亾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

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况於仇讐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亾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今負強秦之親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

亾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亾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丘安城堽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橫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

北至乎闕，所亡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

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也。通韓之上黨於共。審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

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軟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

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
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
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
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
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
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
言而決耳今日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
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
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
而言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

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
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
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
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
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
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
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
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
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
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
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
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
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
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
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
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
生以三寸之舌疆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
爲上客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
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于人心不明于事情
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
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維偷合苟容
以順夫差之志越伐吳二子沈身江湖頭懸越旗昔
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
于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
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
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
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

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

要危於楚

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

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

夏水浮輕舟强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

篆字不如
別本寫字

陽少曲致蘭離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

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

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其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

奇

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王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

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讐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

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日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饒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

又與策如
飛兔

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哉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或爲魏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
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
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
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
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
方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強
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
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讐不
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
鄢郢

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
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
更不能以枉法爲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
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
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辯之功制於近
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
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
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汗之吏處官矣萬
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
公患也 孤憤篇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三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漢

漢時冒頓為單于數苦北邊高帝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

殺父代立
何有大父

敬自出說

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
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辨士風諭以禮節冒頓
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
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
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
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
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
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單于有所愛闕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太子冒頓立
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

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
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
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
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
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
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
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
皆射之于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
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
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

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于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

塞地冒頓所惡

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疆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季布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

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萬衆因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創夷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

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

亦真

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駝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

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勢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
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
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中郎係
雲淺遺朕書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
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
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
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
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
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
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紕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
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闕氏使宦
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
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旣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
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
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單
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
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
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漢

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驚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爲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

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

匈奴繒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迺稼穡也

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濞惡民貪降其趨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

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蚤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絲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

莫不就安利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
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
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
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
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
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
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武帝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
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
吉卑禮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

漢神氣

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
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
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而單于
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
而單于終不敢爲寇於漢邊

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
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武帝怒欲斬長安令汲黯
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
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
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

漢元氣

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問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闡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

妄發矣

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

削不爲取復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即
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臣相難久之呼
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
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於利受入侍是歲甘
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
月宣帝遣車騎都尉韓昌近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
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
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
金璽盭綬玉具劔佩刀弓一張矢四發祭戟十安車
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

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
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
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
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
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
謂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宣帝遣長樂
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
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
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
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

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

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以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後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旣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拒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

紀遠

都獲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拙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

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
 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
 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
 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
 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
 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境安危之
 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
 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
 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
 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
 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
 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
 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
 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上石畫之臣甚眾卒
 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
 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
 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
 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

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顔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

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携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疆何者外國天性忿戾形容魁健負

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如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間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未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論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百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

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胡之禍。哀帝寤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北匈奴遣使詣闕貢裘馬乞和親并求音樂。光武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

旣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鄧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稿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子稱藩保塞。其後鄧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鄧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

紘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
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
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絕百蠻
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
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欵誠已達何嫌而欲率
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
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
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韞九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
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劔
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

以

修之

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
等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劔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
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今涼州部皆有降羗羗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
習俗旣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
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
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
羗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
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羗夷爲吏耳目州郡
因此可得儆備令宜復如舊以明威防

上處降
羗疏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

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

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於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於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

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越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於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

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鞬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

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請兵疏

班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

用任尚一
自年老失
智

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章帝時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

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廷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遂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又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河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

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耻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一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收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

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殫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勝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

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
以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
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
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

鮮卑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
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宋意上疏夫戎狄
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
下強者爲雄弱卽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
尅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
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

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奏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
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
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
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
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
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
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
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卽危矣誠
不可許

護羗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羗迷吾等由是諸羗太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鄧訓代紆爲校尉。諸
羗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衆四萬餘人。期
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
三千騎。皆勇健富強。每與羗戰。常以少制多。雖首鼠
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述吾子述唐別與武威鍾羗
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
衛稽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羗胡相攻。縣官之利。以
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羗大動。
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
命縣絲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

二萬
海軍

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羗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羗掠
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
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
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
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羗胡俗耻病
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
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於是賞賂諸羗
種。使相招誘。述唐伯父號述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
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羗兵四千。人出
塞掩擊。述唐於寫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兵部
餘頭逃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
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
將之縫革爲船置于單上以渡河掩擊逃唐盧落大
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爲羗所攻於是
義從羗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
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逃唐遂收其餘部遠徙
盧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
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
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
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塲壁而已

和帝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
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自矜已功欲
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置中
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
常丁鴻光祿勳耿秉議可許袁安與任隗奏以爲光
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以
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
拜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司
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袁安懼憲計遂行乃
獨上封事光武皇帝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

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於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勲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

功。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班勇少有父風，安帝時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殺班。

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
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
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
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
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
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
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
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
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
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羗亂西

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
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怨憤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
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
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
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
及已况今府藏未克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
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
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
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
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

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

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而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

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西充國疏
向閱

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往征之。而稽久不進。馬融知其將敗。上疏。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執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

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

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北虜呼衍王常辰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崙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

順帝時隴西鍾羗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自是涼州無事。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隄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羗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

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啻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叛羗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羗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塲皇甫規素悉羗事志自奮効上疏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顥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開羗羗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羗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

寘忠實事

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戒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羗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虞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嗚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羗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

安邊一策

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

張奐上言東羗雖破餘種難盡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

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羗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桓帝時。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與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羗。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一百許人。聞卽勒兵而出。軍吏

頌所雜詩
矣

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羗。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羗。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與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羗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鏃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羗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羗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已威化。大行。

靈帝時。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羗胡爲寇。東侵三輔時。

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
軍中侯鄒靖上言烏桓眾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
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爲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仇
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
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
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
之效應劭駿曰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爲羣無君長之
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日
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
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

爲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
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威武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
討叛羌斬獲醜虜旣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
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
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旣多不肯去復
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
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
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
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
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

